



神奇洞

〔苏〕叶·杜勃罗文 著

图书馆

神奇洞

云南人民出版社

ЕВГЕНИЙ ДУБРОВИН
ДИВНЫЕ ПЕЩЕРЫ

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80年版译出

本书插图均选自原著插图

责任编辑：杨震夏

封面设计：朱维明

神 奇 洞

〔苏〕叶甫根尼·杜勃罗文著

李荫寰 王 楠 译

刘 旭 石 木

李荫寰 校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5.5 字数：335,000

1982年5月第一版 1982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3,500

统一书号：10116·899 定价：1.26元



目 录

第一部

1. 会计柯斯佳·米纳柯夫	3
2. 出纳员莲娜奇卡·彼罗娃	14
3. 也不怕米丘林耻笑	23
4. 奇怪的电话	27
5. 总工程师叶甫根尼·谢苗诺维奇·戈罗莫夫	38
6. 曲别针用完了	58
7. 推心置腹的谈话	62
8. 历险开始	69
9. 会计室的夜晚	80
10. “宁晨旅馆”之夜	86
11. 车站的夜晚	88
12. 戈罗莫夫房间里的一夜	92
13. 公共汽车上的夜晚	97
14. “宁晨旅馆”的晨早	101
15. 会计室的早晨	103
16. 会计主任谢苗·彼得罗维奇·鲁达柯夫	118
17. 帐付清了	145
18. 曲别针不容易买	152
19. 牛乳酒被偷	160
20. 一套设备齐全的房间	165
21. 在神奇洞里	192

22. 检查员列昂尼德·格奥尔基耶维奇·托卡列夫	196
23. 周末	211

第二部

1. 火光	251
2. 护林员尤拉·迪莫夫	255
3. 窗下有好人	276
4. 意外，误会，巧合	286
5. 爱财舍命	309
6. 照片	323
7. 70/120 和 105/175 毫米水银柱	336
8. 约会	339
9. 法庭	400
10. 山洞老人	424
11. 神奇洞路线图	435
12. 葬礼	453
13. 星期一（九月二日）晚上	470
14. 快速狐步舞曲	480

第一部

1 会计柯斯佳·米纳柯夫

会计柯斯佳·米纳柯夫坐在办公桌旁的一个本地造的破木凳上，悻悻不乐地摇着计算器。他心绪不佳的原因有二：第一，少了十五戈比。当然不是他自己的钱少了，这该死的十五戈比是厂里的公款。少了钱就意味着帐上收支不符，这是很令人头疼的事。更糟糕的是，人们从此会说他柯斯佳·米纳柯夫不是会计的材料。

因为帐本上有出入，柯斯佳已经挨过两次训斥。头一次因为少了七十六戈比，后来在办公室全体同事的帮助下找出了这笔钱。第二次因为多出了一个半卢布，按记收支帐规定，多钱比少钱还糟。

柯斯佳是为了等明年报考大学才来会计室工作的。现在上大学的希望变得渺茫了。

“这条毒蛇，他一定会把我赶走，”柯斯佳一边听着计算器发出的轧轧声，一边想着他的顶头上司——会计主任谢苗·彼得罗维奇·鲁达柯夫。柯斯佳只要一抬头，会计主任那粗壮的脖颈就立刻映入他的眼帘。“他一定会把我赶走……他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柯斯佳从一开头就没能同会计主任搞好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柯斯佳还有机会考大学，而什卡弗（工厂里人人都这样称呼鲁达柯夫）却早已失去了这个机会。而且，除了一把会

计主任的交椅之外，他一无所获。会计主任坐的椅子也是摇摇晃晃的本地产品，椅背上已露出破破烂烂的丝绒，这就是所谓的“会计主任陛下的宝座”。

“微不足道的小人，”柯斯佳一边摇着计算器，一边想着他的上司。“他分明是忌妒我年轻有为……见他的鬼去吧，让他赶走我好了……经常换工作固然不好……会给招生委员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可没有办法……我到皮鞋厂去当统计员吧。反正干什么都一样……皮鞋厂刚巧有一个空缺……好歹再对付一年吧……”

会计柯斯佳·米纳柯夫认为自己天分高、聪明有为，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虽说他是个孤儿，但是，他的生活开头还是一帆风顺的。他幸运地进了一所相当不错的孤儿院，保育员都是些极出色的人，彼此之间和和气气。孤儿院里人人钟爱柯斯佳，所以他没怎么感到自己是孤儿。柯斯佳中学毕业时成绩优异。他决定报考航空学院，不消说，自然是想当一名宇宙飞行员啦。

柯斯佳已打定主意献身于宇宙开发事业，他索取了一份航空学院的招生简章，还写了一份内容详细的申请书。柯斯佳在申请书中令人信服地表明，他离开宇航事业就无法生活。就在他写完申请书还没来得及呈交的当儿，柯斯佳所在的中学里掀起了一阵报考食品学院热，一下子将这名未来的宇宙飞行员从宇宙轨道上卷走了。

有个同学从一座海滨城市带来了一本用铜版纸印制的画册，十年级甲班的同学一看到这本画册便被迷住了。这是食品学院的招生简章。简章上印着一些正在工作的年轻人，看上去都很聪明，显然，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充满无限智慧

和裨益的。看这些年轻人的那副专注神态，什么力量也不能迫使他们放弃自己心爱的事业。简章上还有一张学生实习时切火腿的画面。真带劲！如此实习敢情好！这样的实习课真是多多益善！

另一幅画的标题是：《课余时间》，画上同样的一些年轻人正在玩双槓、跑百米、下象棋、驾着红色快艇在海洋碧波上急驶、系着白色降落伞从天蓝色的飞机上飘然而下。

全班同学屏息静气地看着这份招生简章。没有一个学校的招生简章搞得这样漂亮。其他学校仅仅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广告，列举一下学校各方面的条件。他们简直没有什么可介绍的，学校生活那么枯燥、乏味……

而食品学院……这里才有真正的生活！全班同学除两个笨伯外，都毫不犹豫地决定报考食品学院。这些十年级学生渴望在实习课上切火腿，抄镀铬仪表上的读数。课余时间则驾着红色快艇在海洋碧波上急驶，或者系上白色降落伞从天蓝色的飞机上飘然跳下。宇宙飞行员兴许当得上，也许当不上，离心旋转试验你兴许经受得住，也许经受不住。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难关。而进食品学院却是十拿九稳的事。难道还有谁不会切火腿或抄仪表读数吗？这样的人没有！

除两个笨伯外，十年级甲班同学都买了快车票，坐上火车朝着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奔去。

这些未来的食品工业者抵达的小城濒临大海。这里阳光明媚，海风轻拂，白鸥鸣叫……一切正如格林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

城市上空的确有天蓝色的飞机在盘旋，白色的降落伞犹如倒置的碗一样不时地从飞机里飘出。然而，使全班同学尤

为高兴的是徜徉在大街小巷的一群群年轻人。看来，生活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小城里会轻松愉快的。

当同学们得知这些青年人也全是来报考食品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时，不禁大吃一惊。很快他们又听说，每十二个考生中只录取一名。原来食品学院绞尽脑汁，要招生简章寄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吸引了几十所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在他们心中燃起了热爱食品工业的烈火。于是大批大批的毕业生赶来应试了。

十年级甲班同学心灰意冷了。十二个人中取一个，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何况他们又没有认真复习功课，因为同学们读了精致的招生简章上所印的委婉、动听的话语之后，都感到成竹在胸了。他们认为，招生简章编写得这样考究的学校，自然不会给人出难题。他们甚至想，食品学院的入学考试不过是走走场罢了，很可能根本不考试，只同他们进行一次客客气气的谈话，然后将他们录取为新生。

全班同学面临的现实局面十分令人讨厌，书从手中掉到了地上。考生们满腹狐疑地彼此侧目而视：谁是对手？谁将踩着其他十一个人的肩头爬上去？

由于柯斯佳·米纳柯夫功课准备得好，也由于他能埋头苦干，所以他差一点儿就踩着其他十一个人的肩膀爬上去了。一件荒唐的事使他前功尽弃。

事情发生在考过试之后等候发榜的时刻。一天早晨，柯斯佳正从盥洗室里往外走，这时，一群胖子走了进来。虽然时值溽暑盛夏，胖子们却身穿黑制服，内着白衬衣，脖子上系着黑领带，制服外边披着一件短工作衫，胸前的带子系着。柯斯佳立刻猜度出这是一个检查组。

“你们好!”柯斯佳彬彬有礼地打了一声招呼，随后便往外溜。这时胖子之中有一个人开了腔，这个人是他们中间最胖最高的一个，颈项长得形同鹅脖子一般。

“站住!”

柯斯佳顺从地站住了，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任何错事。

“你在这里干什么?”鹅脖子问。

“洗脸。”柯斯佳心安理得地回答，因为他确实是洗脸来着。

“啊哈!”鹅脖子看了检查组其他成员一眼，扬扬得意地说。他那副神态似乎在说：“这不，抓到了一个。我对你们说什么来着!”检查组的人都盯着柯斯佳。

“老弟，你为什么这样晚才洗脸呀?”胖子轻言细语地问。

“是啊，为什么?”检查组有人厉声附和。

“我起床晚，所以洗脸也晚。”柯斯佳解释说。

“你为什么起晚了，老弟?”鹅脖子仍在寻根究底。

“昨晚睡得晚。”

“为什么睡得晚?”鹅脖子的声音听来已经有些愤愤然的味道了。看来，他不喜欢柯斯佳对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也许柯斯佳不该答话，他要是垂头伫立就好了。可是柯斯佳不喜欢垂头伫立。

“看书嘛，所以睡得晚。”

“看什么书，老弟?”

柯斯佳真想说，他看的是《食品工业入门》，不过，他还是照实说了：

“看的是《玛尔戈王后》。”

“《玛尔戈王后》?”

“对,《玛尔戈王后》。大仲马的作品。”

“大仲马的作品?”

“是大仲马的作品。”

胖子默不作声地打量着柯斯佳。看得出,他越来越讨厌柯斯佳了。

“老弟,也许你没有看《玛尔戈王后》,而是喝酒了吧?”

检查组的人活跃起来。不知谁还嘿嘿地笑了两声。

“不,我没有喝酒,我看《玛尔戈王后》来着。”

“何以见得你没有喝酒?”鹅脖子天真地问。

“我几乎不喝酒,”柯斯佳说,接着不知为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出于原则性考虑。”

“出于原则性考虑?”

“对。”

“什么原则性考虑?”

检查组的人逼近柯斯佳。事态越来越严重了。

“酒对肝脏有害。”

“谁告诉你的?”

“《解剖学》杂志上这么说的。”

柯斯佳知道他早该住嘴,可就是欲罢不能。

“所以你不喝酒?”

“对。”

“一点也不喝?”

“很少喝。”

“很少?”

“非常少。”

对话陷入僵局。似乎无话可谈了，但是检查组的人仍然不走。柯斯佳明白他们的心思。这些人早就想对宿舍搞一次突击检查，他们又是晤面商谈，又是电话联系，现在好不容易来了，可宿舍里却阒无一人，大家都跑到海滨去了。没有发现任何异乎寻常的情况，没有查到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报告怎么写呢？现在突然从盥洗室里滴出一个睡眼惺忪、颇令人生疑的家伙。现在完全可以在汇报中写上这样几句话：

“该员整夜酗酒，起床很迟，破坏纪律。更有甚者，还蛮不讲理。”

“如此说来，你很少很少喝酒啰？”

“对。”

“要是我们现在带你去验血呢？”

“化验结果，我的血必定是纯而又纯的。可能会有点大蒜的成份，昨天我吃过蒜。”柯斯佳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说起俏皮话来。

检查组的人对此大为不满，可是你总不能惩罚说俏皮话的人吧。

“得了，你走吧！”鹅脖子嘟哝了一句。

“去验血吗？”柯斯佳不明白他的意思。

检查组的人扫兴地转过身去。柯斯佳心想，事情总算过去了。然而，这些人显然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执拗的中学毕业生。他们磨磨蹭蹭地不肯走，还在设法找碴儿。

蓦地，他们找到了。

“水龙头！他没有关水龙头！”一个人喊了起来。

“在哪儿？”鹅脖子高兴地问。

“那不是！”

盥洗室远处的角落果真有一个没有关紧的水龙头在流着水。

“你为什么不开好水龙头？”从鹅脖子的声音中可以听出那掩饰不住的内心的喜悦。

“我用的水龙头关了。这个不是我用的。”柯斯佳心平气和地回答，不过他明白，这一来他一切都完了。

“那么这是谁用的？”鹅脖子问。

这显然是个无聊的问题，不过，现在说什么都一样了。于是，柯斯佳把双肩一耸说：

“不知道。”

“这是你用过的水龙头！”

“不，这不是我用过的。”

“是你用过的！”

“不是。”

双方沉默了一会儿。鹅脖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他的后脑勺慢慢地涨红了。

“是你用过的！”

“不是。”

“是你用过的！”

“我用过的我关了。”

又是一阵沉默。

“可以验指纹嘛。”柯斯佳说。

检查组的人听了这句话有些发窘。

“好吧，”鹅脖子的口气变了。“就算这不是你用过的水龙

头。可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它关上？”

“我没看见。”

“没看见？”

“没看见。”

“真的没看见？”

“真的没看见。”

“根本没看见？”

“根本没看见。”

“你是聋哑人？”

“不，我不是聋哑人。”

“不是聋哑人？”

“不是，否则我怎么能和你们说话呢？”

谈话又陷入僵局。大家都喘着粗气。

鹅脖子终于又想出了名堂。

“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检查一下所有的水龙头？”

“为什么我要检查水龙头？”柯斯佳不胜惊奇地问。

“因为你是未来的工程师。”

“未来的工程师？”

“是啊。你对技术装备如此冷漠，怎么配做工程师呢？”

现在连傻瓜也懂得，鹅脖子是在陷害柯斯佳。

“可是我……”柯斯佳想继续申辩，但转念一想，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

“一个漫不经心的人，一个不爱惜人民财富的人，一个对周围一切漠然处之的人，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吗？”鹅脖子大模大样、振振有词地问。

“不能！”检查组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